

鏡中人影



鏡中人影目次

- 第一回 談家常香溫玉輭 悲身世雨冷風淒
- 第二回 大衝突窮士發窮威 小懸懃書生鬧書氣
- 第三回 媚權貴設計到孤兒 敵瓊筵狂言驚小妹
- 第四回 識英雄裙釵巨眼 論時局學究高談
- 第五回 大勞棺強盜失望 小破鈔善士送親
- 第六回 開新房有心拆鸞鳳 游勝地無意遇鸞鷺
- 第七回 勢利家庭逆子翻成孝子 自由戀愛情人變作仇人
- 第八回 爾詐我虞成惡社會 夫賢婦淑結小家庭
- 第九回 試劣馬巧遇同胞 拉包車不堪回首
- 第十回 貝錦萋斐冤沈鳳侶 糜臺冷落議續鴟絃
- 第十五回 至情無情願披肝膽 大德不德莫負頭顱

- 第十二回 設盛筵膳夫呈異味 侍巾櫛羽女答高情
第十三回 尋舊好大宴九華樓 遇異人就醫三聖院
第十四回 不肖師生情場鬥智 感懷身世雨夜談心
第十五回 慕虛榮沈冤佛寺 私俊僕避跡鄉村
第十六回 巧言如簧怒生比舍 磬燈似豆禍起蕭牆
第十七回 露機關大善士丟臉 索棺木老師太驚心
第十五回 興教育喬扮黃冠 聰癡頑高談玄理
第十九回 觀遺容闔訓森嚴 聽祝告神經錯亂
第二十回 小疑團畫裏攝真容 大結穴鏡中留人影

小社會 鐘上人影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七回 勢利家庭逆子翻成孝子

自由戀愛情人變作仇人

連幻佛坐在辦事室裏一會兒拿剪子一會兒拿筆忙得汗流浹背好不容易才把一天的稿件敷衍雜湊起來然後站起身子擦了一根火柴點着了一枝大英牌香烟銜在嘴裏在那邊休息延挨了好一刻功夫只不見他那學生孫大福的身影心裏焦燥非常紙烟已經變成了雪白的灰還剩了二三分長的尾巴他還捨不得擱入痰盂裏重行尋出一支竹筆管子輕輕插入裏面又呼吸了半晌伸出左手不住的在頭髮裏亂抓把五個指甲縫吃那髮垢擰得滿滿的擱下竹筆管便去剔出髮垢搓成了一個團兒差不多比梧桐子還大籠且樣這個頑意兒消遣一輪暑日漸漸的墮向地平線下去了這才見孫道大福腋窩下夾着一束報紙包兒笑嘻嘻的進來幻佛正沒好氣便冲着他說道大

你通不知館裏事忙轉跑出去撞魂你再不回來我總得疑惑你在路上發了急痧呢……孫大福此時對待幻佛已不及前番拍馬屁了他見幻佛對着自己發話竟不相讓便也正色說道先生你凡事也該打聽打聽我不能像你終日困坐在這館裏我自然有我的公幹自從春間我學做了那一篇短篇小說外邊那些大文豪沒有一個不佩服我的著作今天你也強我做一首諧文明天他又逼我做幾條筆記弄得我應接不暇如今又有一班朋友發起結一種小說社邀我去人會我實在逼於情面推辭不得只好勉強答應了不瞞先生說適才便在那裏開了一場茶話會議論進行事務學生斗胆已經替先生將名字加入料想先生一定是願意的幻佛笑道哦小說社嗎這個當然少我不得的了我只不相信你是個末學新進小說子的程度離得很遠怎麼他們糊裏糊塗竟把你算進去了豈非笑談……論孫大福的爲人沒有別的本領至到好……

的話急得黑臉皮裏骨都骨都冒出紅光來外面又不敢公然和幻佛反對只見他將牙齒咬得咯吱咯吱的響想是氣急了雖然沒開口已將那幻佛恨得切骨背轉身子去脫他身上那一件半新不舊的華絲葛長衫幻佛不知就裏忙笑說道且緩且緩趁這時候還早你快將這稿子送至印刷所給他們去排印大福將袖子一甩狠狠的說道先生請別人去罷我不敢預聞這事幻佛怒道奇呀每天不都是你擔任這事怎麼我才不過和你鬧了幾句頑笑你就認起真來不服我的調度你通記不得你當初的光景我將你提挈在社會上做了個正經人時候還不曾隔久你眨眨眼就和我反臉未免也太沒良心了大福冷笑道你弄錯了……你弄錯了……這當兒還提不到和你反臉我因爲昨天在那邊碰了一鼻子灰他說我們欠的印刷費差不多離三四十塊洋和錢不遠了限我們今天主少要繳一半款子你先生還是赤手空拳叫我怎生人家去開口幻佛一聽不覺爽然變了顏色躊躇了一會也沒有方法隨手

將那一團髮垢向地下一摔，央告着大福說道：「好弟弟還是累你去辛苦。」替我說好看些，請他們瞧看一年多的情分，寬限我個日子，好在耽擱不耽擱。就說本報館裏的營業一經發達，當然跑去和他們清理帳目。大福笑得格格的，說道：「連先生我做小說的程度雖然不濟，至於這幾句話程度却是狠高狠高。用不着你先生的教導，不瞞你說，像這種回債的論調我都念得滾瓜爛熟。早經和他們說過了，不然還能够敷衍到今日？他們也有他們的話呢。說長此遷延下去，比如老鼠拖稱錘越拖越重……」幻佛明曉得他這話也是不錯，然而他也猜他不免故意留難，只得勉強換了一副笑容，說道：「千不怪，萬不怪，只怪我平時揮霍慣了，以致弄得所入不敷所出。你若能替我盡力明天不至於到停版，少不得我也要酬謝你的。」借借今天晚上有一檯花酒，是個朋友約的，我因爲心緒不佳，當然不願去熱鬧，不過既經答應下來，爽約那是不興我便。請你替我代表，可好不好？」孫大福平時慣喜歡討小便宜，沒出風頭地方。

他也尋覓着去。出風頭見幻佛計他做這吃花酒的代表。他的肚臍眼子都要笑出聲來。依舊將長衫鉗子一一扭好。笑嘻嘻的取了桌上那一疊稿紙臨走。時候回轉頭來。望着幻佛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要我替你將事幹妥。你便過橋拆橋。取消我的代表資格。那個我可不問甚麼。師生不師生了。簡直和你拚命。幻佛笑道：「豈有此理。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連幻佛再憲賴些。道不得個和你搶吃這一檯花酒。」孫大福走後。幻佛坐在屋裏。越想越不高興。暗念像這樣支持下去。怕也支持不到一月半月。眼見要坍台。得快了。巨耐葛象文又跑向廬山去避那瘟暑。可以通融的以外。竟沒有一人在這當兒能够先弄得這麼三五十元濟一濟急。才是正辦。但是到那裏去籌劃呢？手腦子的孫大福有幾句閒話。要替他交代一下。子最好笑的他們師生兩人說：「沒的。」

了半天吃花酒在幻佛這邊始終也不會告訴他吃花酒的地點偏生那個沒腦子的在那時候歡喜極了也不知道將地點問一問這請客的主人是誰及至從印刷所裏出來忽的躁了躁腳自言自語的說道不好不好我向那裏去撞魂呢南城公所地方又大牢癮窯子又着實不少我總不能沿門靠壁跑去詢問這不晦氣嗎眼見得這一檯鑲邊有些在嘴上晃了晃保不住沒有把握了趁時間還來得及只有再跑轉報館向連先生追問一句才是道理：主意已定拔起腿來就跑巨耐道途上又擠把一件長衫水淋淋的汗濕了半截七喘八吼跨上樓梯抬頭一望叫聲苦也除得幾張桌椅放在那裏文風不動翻轉過來也尋不出連幻佛的影子孫大福這一氣非同小可把他那張臭嘴大福命裏註定你吃伙食房裏的飯菜還是臭蝦子酸頭腐將就些兒罷料想那一大福命裏註定你吃伙食房裏的飯菜還是臭蝦子酸頭腐將就些兒罷料清湯魚翅也不配你的口味說也奇怪天無絕人之路他正在那裏

急得汗雨交流，驚不防。那廄守門的茶房一顛一播，送上一紙請客單來。大福搶過來，一望上面，可不是註得明明白白主人的名字和吃酒的地方？一絲也。不。訛。錯。大福樂得手舞足蹈，先將那單子靠近嘴唇，親了一個香吻，然後四四方方的疊成一個方膀兒，把來夾在小皮夾子裏，頭也不回，飛也似的趕到那個所在。我替他聲明一句，像這吃花酒的頑意兒孫大福，總算得自出娘胎，破題兒第一次呢！畢竟是他一靈不昧，會認得幾個字兒的好處。那窖子居然會摸錯，走進大門，說明來意，便有人將他引入一座客廳。其時席上的客已是一連串了：笙管噏嘈，衣香鬢影，正在熱鬧。大家見了他這巍巍身段，不由都吃了驚。主人便走出來，問他的高姓大名。他使勁將胸脯子一拍，侃然說道：「我連幻佛先生代表是也！」主人聽見這話，當然讓他去上坐。他也不客氣，兀自說：「不猶乃！」上首席整襟危坐，眼觀鼻，鼻觀心的動都不動。衆人因為他咬文嚼字，吐屬凡，却不敢來藐視他。少不得要請教他的大號。大福將臉色一沉，冲着他們說：「不曉得要請教他的大號？」

道。哎呀。我的名字。諸君如何會不知道。報紙上現刻着兄弟的大著。但凡眼睛。珠子不曾瞎掉的。總得如雷灌耳……衆人吃他這一頓臭罵。方才有些不。高興。笑道。漢口的報紙實在不少。便是有大著作。刻在報上。也狠多。狠多。我們大。如何會查得這般清楚……孫大福這才沒法嘆了一口。怨氣拿起筷子。蘸着杯裏的酒。在桌上寫了八個字。是筆花詞人綠痕外史。又道。偌偌。但遇着小說。上安。上這名字的便是兄弟……他說完這話。座中有個少年。撇着燕尾鬍子。說。忍不住大笑起來。冷冷的望着那主人。說道。我說連幻佛辨的那報。近來怎麼沒有好稿子的。不但句調順不下去。而且別字連天。這就不怪了。原來便是這位繹夾二先生的手筆……衆人都點頭微笑。轉把大福謄住了。因為那少年。又把二顆大白果子。眼睛在那裏翻來翻去。一句話也分辨不得。再望望他們。早每人帶上一個婊子。在那裏有談有笑。將大福擋下來。更沒有人來理。會幸。

虧大福的宗旨只注重在那清湯魚翅每逢送一件菜上桌他的筷子和雨點彷彿吃得一個暢快咂嘴咂舌得意洋洋瞧着那許多的名花他兀自在肚皮裏盤算預備送他們一篇論贊贈幾首小詩呢他又懂不來規矩別人帶的局他在得意當兒竟想和人家去動手動腳座中沒有一個人不覺得討厭主人格外不大高興便搭訕問道外史是連幻翁的甚麼人他怎麼請你來替他表大福忙不迭的說道論兄弟和幻佛名分幻佛却是兄弟的家師老實說那也不過是騙人頑的論幻佛的文字離兄弟還差得遠呢這小說便是憑據那份報紙上如何沒有他的手筆呢兄弟不久道好要和他開一開談判叫他將那份門生帖子交還給我另外再補一份送過來那才算得是名正言順爲甚麼那緣故呢幻佛和兄弟在民國裏都是布衣那裏及得家父是前清宰相的一句話不打緊把在座的客人不約而同的都嚇了一跳便有那些善拍馬屁這的調轉風來想和孫大福拉攏拉攏因爲他是宰相的兒子清室雖然推翻然

而像他們這種世臣故家一定在政府裏狠有些權柄他若早說出來我倒也不敢這般將他冷落了當下便追問了一句說孫閣老如今可在不在了大福正色說道怎麼會不在呢家父精神還狠健旺……衆人益發害怕流水般的來捧大福主人便命撤了這桌席再另換一桌來替孫少大人洗塵他們剛在這裏鬧得烟舞漲氣還是那燕尾鬚子促狹搖着頭不肯相信趁勢向大福問道瞧你是湖北口音至於這湖北地方幾曾出過甚麼孫閣老你休得在這裏招搖撞騙吃我們查出來那是要辦你一個冒充長官的罪名……孫大福被他這一駁來還不曾說得完呢誰叫他們這樣烏亂我原說家父是宰相的根苗呀家笑不約而同的說道不錯不錯近來的秀才原狠出風頭你們通不瞧見我那裏掀波浪麼……其時座中們大父在中國裏一南一北不都是頂刮刮的秀才

便有一兩個妓女交頭接耳，指着大福笑說道：瞧不起這孫大少？說出話來，實叫人發鬆。若是天老爺叫你變做我們，重憑你大少這一張嘴，還不把我們飯碗都奪了去？孫大福正色說道：你們休得拿這些話來挖苦我黑臉皮子，先我當你們這樣年紀何嘗不又白又胖，在拆白黨裏也稱得起是一個滑頭？在那時候，便有人勸我去學花旦，我覺得唱戲這件事，雖也算得是一種通俗教育，但是遠不如做小說可以移風易俗。漢口這局面太小，怕安插不得我這文教，豪不羈。不久我還想到上海去走一趟呢！衆人見他吹起牛皮來，着實討厭，又不便上前攔阻，還是那主人忍不住下去忙搭訕，問道：連先生好端端的爲甚不便上來轉請足下跑來代表？其實他來不來也沒要緊，轉鬧出這代表來，則甚大福牢。牢鹽報館既然沒有本錢，便閉歇起來，有多少不好？他偏生要打起臉來充胖子，東挪西借的，向前死挨衆人笑。道：平時瞧幻佛的光景，倒還不怎麼樣，便是

到。堂。子。裏。吃。檯。把。花。酒。他。的。一。件。長。衫。倒。也。十。分。漂。亮。這。又。打。從。那。裏。說。起。大。
福。急。道。你。們。知。道。甚。麼。幻。佛。除。得。那。件。長。衫。你。要。想。在。他。身。上。尋。出。第。二。件。沒。
有。縫。補。過。的。褂。子。比。登。天。還。難。不。是。我。們。小。說。家。說。句。促。狹。話。兒。諸。位。都。坐。在。
這。裏。呢。內。中。却。總。有。幾。個。長。衫。脫。不。下。來。的。你。們。摸。一。摸。良。心。覺。得。我。孫。大。福。
這。話。可。冤。枉。諸。位。不。成。他。只。顧。在。這。裏。七。搭。八。搭。的。信。口。開。河。學真。個。有。好。
些。朋。友。吃。他。說。得。面。紅。耳。赤。把。手。縮。到。褲。襠。裏。死。命。揪。着。那。幾。個。破。洞。那。些。妓。
女。笑。得。顛。頭。晃。腦。有。將。桌。上。酒。杯。子。灑。翻。了。的。有。躲。向。旁。邊。去。揉。小。肚。子。的。孫。

大。福。好。生。得。意。(社會上原有這般不識進退的人怕總不及大福爽快)我
且。由。他。在。那。裏。討。厭。倒。要。敘。一。叙。連。先。生。幻。佛。幻。佛。出。了。報。館。之。後。他。的。老。
娘。依。舊。在。米。鋪。裏。量。了。二。升。白。米。回。去。煮。晚。飯。平。時。走。到。自。家。門。前。那。兩。扇。門。
都。是。虛。虛。掩。着。只。消。手。一。推。便。側。身。而。入。今。天。偏。又。關。得。緊。騰。騰。的。他。正。沒。好。門。規。
氣。使。盡。平。生。之。力。在。那。牢。門。上。像。擂。鼓。似。的。擂。得。震。天。價。響。一。會。子。便。覺。得。走。好。門。

出一個人來開門。幻佛抬頭一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的生身老子。他心裏已經不大快活了。偏生他那老子不知道輕重，將門開放，兀自轉身便往裏踱。幻佛更忍耐不得，吆喝着道：「連璧，你爲甚不替我將門關起來？」連璧冷冷的說：「道你隨手關了，不是一樣又巴巴的派遣着我？」幻佛一聽，怒衝冠髮，跺脚罵道：「你這老不死的奴才！你在福興潤舖子裏難道開門？關門不是奴才的職任？」一經回轉家裏，轉想做起太上皇來了。你休得做夢！連璧見他聲色俱厲，早嚇得戰兢兢的陪笑說道：「我關我關，你且先請進去罷。總怪我口齒不大伶俐，容易得罪了你這東宮太子。」咳，別人揭我的短處罷了我的兒子也來揭我的短處？我這條老命可是真苦……他一壁拿手去關門，一壁便哽哽咽咽的哭。幻佛格外生氣，指着他罵道：「你說話仔細些，誰是你的兒子？你又是誰的兒子？你也生着兩個耳朵呢！」向社會上去打聽，打聽可有個清道夫養出兒子。兒子老是要光，能够做報館裏的主筆？你再這樣對着我，沒高沒低瞧我兜臉刷你兩個耳朵來！老要光……

料想你也不敢到官廳裏去告我的忤逆。連璧這時那裏還敢開口一步一步的躡着腳跟走入堂屋。他母親孔氏見他們父子倆倒又冲突起來，（可想不

止冲突一次）連忙過來跳個花臉。望着幻佛笑說道：「好兒子，你是個辦大事的人，何必同這老奴才一般見識？我告訴你一件事，叫你聽了歡喜。你父親如今不再在外邊辛苦了。他向福興潤經理前業，已辭了他的職務。」幻佛聽見這句話，一把無名怒火，倒好冒穿屋頂，順手將那一包米手巾向半空裏一拚，棒手巾散了。那米紛紛灑灑潑將出來，好比撒了一屋子的白雨，雙脚齊跳，拚命的喊道：「了不得！了不得！這不是跑回來要我的命？他一個人在外邊吃人家的用人家的，雖然沒有多錢回來，畢竟還累不着我。如今益發鬧起辭職來了。請問他這看守大門和打掃街道是算做甚麼屁職？你老奶奶還和我鬧這話？辭職呢？辭他媽的！」這一句話未完，連璧早埋怨着孔氏道：「你是炒蝦子官。」等不得紅孩子剛剛回家，你就告訴他這些不興會的話，也不怪他生氣。幻佛子官。